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红 字

The Scarlet Letter

[美] 霍桑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Z712.44

Zw112

H

红 字

The Scarlet Letter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篁贞子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红 字

[美]霍桑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家简介	(5)
1. 心狱之门	(7)
2. 神秘的阴影	(15)
3. 红字制造者	(23)
4. 跌倒的殉道者	(30)
5. 天使“恶之花”	(36)
6. 小妖精的父亲	(47)
7. 医生和病人	(58)
8. 内心的红字	(74)
9. 牧师的夜游	(81)
10. 另一个海丝特	(92)
11. 天使与恶魔对话	(99)
12. 珠儿的不解之疑	(107)
13. 抓住阳光	(114)
14. 林中秘密相会	(120)
15. 溪边的珠儿	(134)
16. 解放前的迷茫	(143)
17. 节日里的阴影	(154)

18. 游行的人们	(162)
19. 红字的显露	(172)
20. 尾声	(181)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凄楚、冷峻、惊心动魄的“善”与“恶”冲突故事；忧郁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

《红字》故事的背景，是1650年前后的波士顿，当时的居民是1620至1630年间来此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他们都是在英格兰故土受詹姆斯一世迫害而抱着创建人间乐土的理想来新大陆的清教（即加尔文教）徒，史称“朝圣的教父”。清教徒在英国最初是反抗罗马教皇专制、反对社会腐败风气的，他们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后来却发展到极端，不但迫害异端。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打了。

全书写到的人物不过十多个，其中有姓名的不超过十个。值得注意的是贝灵汉总督、威尔逊牧师、西宾斯老夫人和那位最年轻而唯一有同情心的姑娘这四个次要人物，他们分别是珠儿、丁梅斯代尔牧师、罗杰·齐林温斯和海丝特这四个主要人物的反衬或影子。而四名主要人物又形成两对，使他们的个性在相得益彰之中予以酣畅淋漓的表现。

海丝特·白兰是有形的红字。她出身没落的世家，父母贫穷而正直。她的不幸的婚姻，加之两年中丈夫音讯皆无，谣传他已

葬身海底，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妇与才貌相当的丁梅斯代尔的爱情便显得合情合理。

“丑事”败露后，她被迫终身佩戴红字，为了爱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罪责与耻辱。出于对他的眷恋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远离他所在的教区，就是在他死后，仍然放弃了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越生活，重返埋有他尸骨的故地，重新戴上红字，直到死后葬在他身边，以便永远守护、偎依着他。

这个勇敢的女性还精心刺绣那红字，着意打扮她的小珠儿，不仅出面捍卫自己教养她的权利，而且尊重孩子狂野的天性，努力培养她成人。在作者的笔下，海丝特远不只是个争取个性解放的女人，她还汲取了“比红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恶还要致命”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了愚昧的封建传统。这样的高度，是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所难以企及的。她的这种精神境界尽管没有为她的那些清教徒乡亲和愚不可及的长官们所理解，但无论如何，由于她的含辛茹苦、助人为乐等种种美德，使她胸前的红字不再是“通奸”(Adulteress)的耻辱徽记，而成了“能干”(Able)，甚至“值得尊敬”(Admirable)的标志了。

丁梅斯代尔是无形的红字。与海丝特相比，他显得怯懦，但这是他受宗教束缚弥重的结果。他并非不想公开忏悔自己的“罪孽”，但他的这种愿望过多地同“赎罪”、“内省”等宗教意识纠缠在一起，因此行动上也只能处处受其局绊。

他既要受内心的谴责，又要防外界的窥测；他明明有自己的爱，却偏偏要把这种感情视同邪魔。他在痛苦中挣扎了七年，最终虽然以袒露胸膛上的“罪恶”烙印，完成了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但他始终没再有勇气承认自己爱的正当，更谈不到与旧的精神体系彻底决裂，与海丝特相比，似乎更加映衬出后者的高大。

齐林温斯是红字的制造者。他那丑陋的外貌和畸形的躯体,正是他丑陋和畸形的灵魂的写照。他选择了让丁梅斯代尔活着受煎熬的复仇手段,实际上成了阻止他赎罪的恶魔。他和海丝特的结合虽然出于他追求家庭温暖和个人幸福的一己之私,但毕竟是一种爱,原也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爱转变成恨,把复仇作为生活目标,不惜抛弃“博爱”的基督精神,以吞噬他人的灵魂为乐之后,反倒由被害者堕落成“最坏的罪人”,在失去复仇这一生活目标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珠儿则是活的红字,“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这个私生的小精灵和她母亲胸前的红字交相辉映,既是“罪恶”的产物又是爱情的结晶。海丝特把红字用金色丝线装饰得十分华美,小珠儿也给打扮得鲜丽异常。小女孩在肆无忌惮的狂野中仍保持着自然人的纯真;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作者的宗教意识——齐林温斯既然是恶魔撒旦,小珠儿便是“天使”(Angel),“A”字在她身上,从而具备了更积极的含义。恰恰是在这个含义上,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理想,也体现了他对宗教的幻想。

作家简介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 - 1864)出生于新英格兰一名门望族,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霍桑一家后来以航海为业,从事东印度地区的贸易,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大不如前。小纳撒尼尔四岁时,做船长的父亲使病死在外,全靠才貌双全的母亲把他和两个姐妹抚养成人。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加尔文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霍桑,使他自幼性格忧郁,耽于思考;而祖先在迫害异端中的那种狂热,使他产生了负罪感,以致进大学后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W”,表示有别于祖先。

霍桑 14 岁时,到祖父的庄园土住了一年。那附近有个色巴果湖,霍桑经常到那里打猎、钓鱼、读书,充分领略自然风光。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这段时间最为自由愉快,而他的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霍桑在波多因大学读书时,深为同学所推重。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朗费罗,当了总统的皮尔斯和投身海军的布里奇。这几位学友都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影响。

1825 年霍桑大学毕业后,回到萨莱姆故居一住就是 12 年,

把时间全都用在了思考、读书和写作上。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他最初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是匿名发表的,他甚至还焚毁了一些原稿。经过长时间的磨炼,霍桑终于在1837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从此以善于写短篇小说而著称。

1842年婚后,霍桑便迁到康考德居住。这里是梭罗“返回自然”的基地,堪称是那一代超验主义文人聚集的大本营。可想而知,霍桑后半生多在此地居留,与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大有关系。

霍桑在《红字》中要表达的,是社会现状和人类命运,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他所关心的“善”与“恶”的哲理。

作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霍桑的文学作品及其艺术成就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1. 心狱之门

头戴灰色尖顶高帽，蓄着胡须的男人们与一些蒙着兜头帽或散着长发的女人，聚集在波士顿一所木结构房子前。用厚实的橡木做的房门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

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嘴上说着关于人类品德和幸福的美妙理想，但在各种实际需要中，忘不了划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充当墓地，同时另一片土地配套般地修建成监狱。

早在镇子建立 15 年或 20 年之际，那座木造监狱就已经因风吹日晒雨淋和岁月的流逝而显得更加狰狞和阴森，那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环的斑斑锈痕比新大陆的任何陈迹看上去都更加古老。

这座丑陋的大房子门前，有一片草地，上面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牛蒡、苕蓎、毒莠等杂草，这些杂草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这就是先生于文明社会的那栋黑花——监狱。

有一丛野玫瑰傲然挺立在监狱门旁。在这六月的时分，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它们在向步入牢门的囚犯或跨出阴暗的刑徒奉献着自己的芬芳和妩媚，这表示大自然对他们仍存着仁慈和怜悯。但愿这株玫瑰花，在叙述这篇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时，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能使人们得到一些安慰。

这是200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狱前街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满满地站着一大群波士顿的居民，他们一个个都紧盯着布满铁钉的橡木牢门。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谋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冷而又冷的。而那种冷嘲热讽，在当时有如刀剑剜心割肉似地严厉。

那年月没有那么多文明讲究，身着衬裙和撑裙的女人们公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只要有可能，便要搬动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躯体，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也不会感到什么不成体统。那些媳妇和姑娘们，身体粗壮，精神粗犷；她们家乡的牛肉和麦酒，佐以未经提炼的精神食粮，大量充实进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阳光所照射着的，是宽阔的肩膀、发育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足以使人们瞠目结舌。

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婆子对妇女们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上了一把年纪、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丝特·白兰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你们觉得怎么样，婆娘们？要是那个破鞋站在咱们这五个姐们儿跟前听候判决，她能够从那些可敬的官老爷们眼皮底下轻松溜过去吗？”

“我听说，”另一个女人嚷道，“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就是她的牧师，为了在他的教徒中出了这桩丑事，简直伤心透顶啦。”

“那帮官老爷都是敬神的先生，可惜慈悲心太重啦，”另一个人老珠黄的婆娘补充说。“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那个破烂货害怕——她才不在乎他

们在她前襟上贴个什么呢！哼，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别上个胸针，或者是异教徒的什么首饰，挡住胸口，照样招摇过市！”

一个手里领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要是想挡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折磨的。”

另一个长相最丑的“自命法官”最不留情：“这臭娘们给我们女人丢了脸，她就该死。难道说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吗？明明有嘛，圣经里和法典上全都写着呢。那就请这些不照章办事的官老爷们自家的太太小姐们也去走邪路吧，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天哪，”人群中一个男人惊呼道，别把话说得太重了！轻点，喂，婆娘们！牢门的锁在转呢，海丝特太太就要出来了。”

牢门打开了，最先露面的是狱吏，他腰侧挎着剑，手中握着权杖，那副阴森可怖的模样象个暗影似的出现在日光之中。他左手举着权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挽着她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象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进露天广场。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那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着过分耀眼的阳光——自从她降生以来，还只习惯于监狱暗室那种昏暗的光线。

当那年轻的母亲暴露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一个耻辱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干脆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 A。这个字母制作别致，体

现了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美尽善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月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艳丽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

那年轻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乌黑的浓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一双漆黑的眸子，楚楚动人。就那个时代女性举止优雅的风范而论，她也属贵妇之列；她自有一种端庄的风韵，不可言喻的优雅。那些本来就认识她的人，原先满以为她经历过这一磨难，会黯然失色，结果却惊得都发呆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不过，目光敏锐的旁观者无疑能从中觉察出一种微妙的痛楚。她在狱中按照自己的想象，专门为这场合制作的服饰，以其特有的任性和别致，似乎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由绝望而无所顾忌的心情。但是，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而且事实上使海丝特·白兰焕然一新的，则是在她胸前频频闪光的绣得妙不可言的那个红字，以致那些与她熟识的男男女女简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震慑的力量，竟然把她从普通的人间关系中超脱出来……

“她倒做得一手好针线，”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脸皮的淫妇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示自己，这时候还要来大出风头！”

“街坊们，安静点！”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悄声说；“别让她听见咱们的话！她绣的那个字，针针线线全都扎到她心口上呢。”

“借光，借光，好心的人们，让路哎！看在国王的份上！”狱使叫嚷着。“我向诸位保证，白兰太太要站的地方，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看清她的漂亮的衣服，从现在起直到午后一点，保你们看个够。祝福光明正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一切罪恶都得拉出来

见见太阳！过来，海丝特太太，在这市场上亮亮你那鲜红的字母吧！”

围观的人群中让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白兰跟着在前面开路的狱吏，身后尾随着一大群围观男女不成形的队伍，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一大群怀着好奇心来凑热闹的小男孩在头前跑着，不时回过头来盯着她的脸、她怀中抱着的眨着眼的婴儿、还有她胸前那个丢人现眼的红字。当年，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进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脚底，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海丝特·白兰居然能以一种安详的举止，度过了此时的磨难，来到市场西端的刑台跟前。这座刑台几乎就竖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檐下，看上去象是教堂的附属建筑而具有讽刺意味。

事实上，这座刑台是构成整个惩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被视为教化劝善的有效动力。

这座刑台是一座枷号示众的台子，上面竖着那个惩罚用的套枷，做得刚好把人头紧紧卡使，以便引颈翘首供人观瞻。设计这样一个用铁和木制成的家伙显然极尽羞辱之能事。这种暴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不准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用心够险恶的了。

海丝特·白兰这次所受到的惩处是要在刑台上罚站示众一段时间，而无需受扼颈囚首之苦。

说来好笑，要是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美妇身上，联想起众多杰出画家所描绘的圣母形象，诚然，他的这种联

想只能在对比中才能产生,因为圣像中那圣洁清白的母性怀中的婴儿是献给世人来赎罪的。

然而在她身上,世俗生活中最神圣的品德,却被最深重的罪孽所玷污了,其结果,只能使世界由于这妇人的美丽而更加沉沦。

在人类社会尚未腐败到极点之前,目睹这种罪恶与羞辱的场面,人们还不致以淡然一笑代替不寒而栗,总会给人留下一种敬畏心理。亲眼看到海丝特·白兰示众的人们尚未失去他们的纯真。如果她被判死刑,他们会冷冷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咕哝一句什么过于严苛;但他们谁也不会象另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那样,把眼前的这种示众只当作笑柄。即使有人心里觉得这事有点可笑,也会因为几位至尊至贵的大人物的郑重出席,而吓得不敢放肆。总督、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和镇上的牧师们就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或坐或立,俯视着刑台。能有这样一些人物到场,而不失他们地位的显赫和职务的威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所做的法律判决肯定具有真挚而有效的含义。因此,人群也显出相应的阴郁和庄重。

这个不幸的罪人,在数百双无情的日光紧盯着她、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之下,尽一个妇人的最大可能支撑着自己。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她本是一个充满热情、容易冲动的人,此时她已使自己坚强起来,以面对用形形色色的侮辱来发泄的公愤的毒刺和利刃;但是,人们那种庄重的情绪反倒隐含着一种可悲的气氛,使她宁可看到那一张张僵刻的面孔露出轻蔑的嬉笑来嘲弄她。如果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尖嗓门的孩子的口中对她爆发出轰笑,海丝特·白兰或许可以对他们所有的人报以倔傲的冷笑。可是,在她注定要忍受的这种沉闷的打击之下,她时时感到要鼓足胸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并